

# 由南京到台北(二)

鄧公玄遺著  
鄧張近澂校訂

## 倒童冠賢否決居正

在孫科先生出任行政院院長後，立法院改選童冠賢為院長，劉健羣為副院長，和談破裂後，立法院遷移廣州繼續開會。五月十日，行政院長何應欽列席立法院報告和談破裂經過，立法院於十三日決議支持政府作戰到底之新政策。而在此時，立法院忽發生倒童冠賢運動，使院內掀起極大波瀾。先是童冠賢以院內左傾份子之支持當選為院長，即與李宗仁互相勾結，一心為和談實力，第三會期所以決定在南京復會，即係童冠賢聽命李宗仁所促成。立法院在廣州復會後，即有人檢舉童氏違法失職，於是院會決議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清查，共選出調查委員十五人，我亦當選為調查委員之一。經多次會議，承認童冠賢確有失職之嫌，主張予以罷免。童冠賢聞訊，遂自行辭職，劉健羣乃以副院長代理院長職務，一場風波，乃告終結。

五月八日，李宗仁經居正、閻錫山、李文範、白崇禧等勸駕，始由桂林飛抵廣州。二十一日，李宗仁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反共之決心，然其內心則仍不忘於向共黨乞和。五月三十日，何應欽提出辭職，次日，李宗仁提名居正為行政院院長，咨請立法院行使同意投票。

居正本為反共之先進，亦為西山會議之要角，然自李宗仁上台後，彼竟一反其立場，熱衷和談。居正何以忽有如此轉變？論者謂其素有反黨權派之意識，今見李宗仁因反黨權派而抬頭，故亦引為同調而忘却其反共之立場，投靠李氏，並接受提名，以償過屠大嚼之快。而李宗仁之提名居氏，蓋以為居乃國民黨元老，或可藉以作盜取黨權之工具，此與其利用何應欽以作開啓軍事武庫之鑰匙者，正復相同。雖其認識錯誤，而其用意要在達到釜底抽薪之目的。

李宗仁之意圖早為立法院同人所窺出，尤其對於居正之中途變節早令人生疑，因此當居正被提名之消息一出，立法院同人即奔走相告，而我與若干留穗老立法委員立刻發動否決居氏之運動。時間雖甚匆促，然深得有識者之同情，卒使居正以一票之差而遭否決。居正之被否決，實為我國行憲後立法權之最高表現，蓋此不僅為居正與李宗仁之得失，而實攸關我中華民國命脈之存亡

絕續也。後之史家對此事理宜特加重視，茲特表而出之。

李宗仁之提名居正，聞實有政治上之動機，彼擬於居正組閣後，即下令免去臺灣省主席陳誠之職，而代之以私人親信，然後選台，俾得繼續執行代總統之大權。嗣因其計劃失敗，不得已而再提名閻錫山為行政院長，免陳之令未克貫徹，故此舉與爾後臺灣之能否成爲復興基地，實有莫大關係。

當時穗港各報紙對於居正之被否決與閻錫山之出組新聞，報導極為龐雜，有某記者甚至謂倒居乃我一手策劃而成，則未免言過其實。當時我雖爲此事竭盡棉力，然實亦由許多同仁之共同努力，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一二人所能奏功也。六十一年時，台北某晚報有某記者作「天馬風雷」之長篇報導，對此頗有述及，惟其中不免有道德塗說之嫌，未足盡信。

## 致書閻錫山談辦報

居正既被否決，李宗仁乃提閻錫山為行政院長，閻為反共健將，我雖與其素昧生平，然知其具有公忠體國之獨立立場，當與友好商議，一致

予以支持，故閻氏獲大多數票而順利通過。惟此時長江已被偷渡，京滬不久亦告失守，兵敗如山倒之勢，閻錫山欲振乏力，卒致不能不設法遷避來臺，以圖復興之計，回憶我等在廣州之奮鬥，雖無補於狂瀾之挽救，但已克盡蚊蚋戴天之力矣。

立法院於三十八年六月三日通過閻錫山為行政院院長後，即告休會。是時長江下游已非我有，廣東雖尚安謐，然前方將士已無圖志，後方人心亦趨動搖，故有再度遷都重慶之議。一部份立法委員主張赴渝，以觀究竟，然我默察當日情勢，如無奇蹟出現，則備安西南已難有望。

適在立法院前遇見薛伯陵主席相告，謂台省主席陳辭修正興建大批住宅，歡迎忠貞立委赴台安居，對我等尤表誠意云。因此，使我與若干友好遷台之意益堅。先是政府為疏散在穗各機關人士起見，業已包租華聯輪運航基隆，我等於六月四日，由黃埔碼頭上華聯輪，行前囑湘蘋先行乘車赴港，故我單獨成行，子善佳時亦在穗，彼不願來台，特至碼頭送行，臨別不勝黯然，蓋自念別後不知何年何月始得歸來。

上船後，祇見人頭蠕動，幾有水洩不通之勢，各人皆携眷同行，有大小十餘口者，而船艙有限，以致甲板上均為人席地而臥，其擁擠嘈雜之情，令我回想昔由嘉興至蘇州火車上之景象。此次立法院同仁不多，其與我與相約同行者，有陳紫楓全家，彭醇士全家，溫士源全家，故彼此頗有照應。

六日，抵達香港，因加燃料，停留兩日。我乃登岸往鳳輝台訪內弟張近恆，遂得與閻家團聚

，蓋近激率湘雲由滬已飛此，而湘蘋則由穗先來也。是晚內弟在其寓設宴款待，同行之穆超父子因隨我同往，遂亦與宴。七日，華聯輪啓碇開航，九日到達基隆。我在華聯輪憑欄縱眺，祇覺前途茫茫，感慨萬端，有七絕一首云：

「神州多難我心悲，  
大海茫茫安可依，  
回首鄉關何處是，  
九夷一去幾時歸。」

船抵基隆時，適值大雨，不能登岸，至十日雨止，始下船上陸，我等即雇車直駛台北，當往立法院駐台辦事處報到。惟因台北旅館人滿為患，不能不轉北投就宿，北投旅館為日式，房間僅以紙門相隔，殊不便。

十四日，台省主席陳辭修在省府以午餐招待，同人即就便詢問房屋事，並以薛伯陵之言相告，但陳謂新屋尚未竣工，不能遷入，而實則聞其已改變初衷，準備將新屋留作中央某些要員來台之用。故我等惟有自行覓屋定居，然當時台北房屋奇缺，我奔走一星期始得勉強買得和平西路某巷內破屋一所，經加修理而暫得棲息。不久即另覓得怡嶺街二十二巷十九號房屋，經修整後移居其中，然仍湫隘不堪。

七月下旬，予與友人聯名致函閻百川院長，主張在香港開辦日報，以作我方之宣傳喉舌，其原文如次：「百川先生賜鑒：日昨與留台同人託梅委員恩曾奉上一箋，計達尊覽，茲復有區區之

意，特肅寸簡，幸賜垂察。查年來對共匪作戰，其所以節節失利，固因軍事腐敗，而亦因宣傳低能之故。友邦人士所以由同情而誤解，由誤解而坐視，甚至轉而寄同情於匪方者，實由深中共匪方面宣傳之毒而然。茲就與國際輿論有特殊關係之香港言之，所有報紙雜誌以及各種出版刊物，幾無不為共匪及所謂民主人士之產品，求一站在公正立場者，殆不易得。願香港地處中外之交，其輿論不僅左右香港數百萬居民，且直接間接影響國內及國際人士之觀感，而我方則漠然視之，一聽邪說橫行，豈不怪乎？伏念 先生自主國政以來，一切以反共救亡為目標，最近制定扭轉時局方案，懲聽之餘，衷心感奮。竊思為配合先生施政方針起見，如何從宣傳方面加強努力，當亦屬刻不容緩之要圖，基此認識，以為必須在香港創辦一規模宏大之報紙，期於黑暗之中，撥雲霧而見青天，不論從國內及國際上言，皆有極大之效力。徒以心餘而力薄，是以直敘微忱，敬祈先生賜予資助，倘蒙不棄而領導提挈之，當即親來請益，並着手籌備，俾於最短期間內促其實現，如何之處幸賜裁復，臨書不勝企仰待命之至。」

至八月四日，黃國書約同人聚餐於某餐廳，鄧勵蒙即席出閻百川託帶復書，措詞頗為懇切，並託其轉致閻氏希望共同努力之意。勵蒙並帶來閻氏之「扭轉時局方案」，求予等批評。至於在港開辦日報事則因時局急轉直下，竟未能實現。至今思之，真所謂一木難支大廈，眼雖高而手恨低。

### 美參議員駁白皮書

八月四日，美國國務院正式發表關於中國問題之白皮書，將中美關係詳加檢討，尤其近五年來之若干秘密文件亦加披露。美國此舉除為掩飾其對華政策之失敗而外，並斷定國民政府已無在華南抵抗共軍之可能，最後向蘇俄提出一種最後防線，即共軍力量不能再向亞洲其他中國以外領土之侵略，否則，將遭遇美國之打擊。所以白皮書之公佈，不啻明告中共可以赤化整個中國大陸，惟不得再向外擴張而已，此對我國抗共戰爭之打擊，其影響豈不大哉？吾人謂美國為落井下石，初不為過。

然美國國會議員中，仍有麥加錫、勃里奇、惠里和與諾蘭德等四位參議員於八月二十一日，聯合發表「關於對華問題白皮書之備忘錄」，對其中之錯誤予以駁斥，並指白皮書為對華政策錯誤之洗刷文件，此誠難能可貴之正義表現。

【中央社紐約航訊】麥加錫、勃里奇、惠里和、諾蘭德四位參議員在八月二十一日聯合發表了一項關於白皮書的備忘錄。備忘錄裏不滿國務院所發表自戰勝日本以來援華的數字，指責馬歇爾以他個人的力量加諸進出口銀行，阻止該行以五億元貸給中國，後來又對原定運往中國的軍器加以他一個人的禁運，想這樣力迫中國政府接納共產黨人。備忘錄形容雅爾達的交易乃是將「中國領土出賣」，更籲請擬訂一項對中國自由區域給以確實協助的明快政策。美國對華政策協會在八月二十九日發表一件對於中國問題白皮書的聲明，附帶列舉出白皮書所省略和錯誤

誤的地方三十九處。

下面是四位參議員備忘錄的全文：

「國務院中美關係白皮書大部份是一宗一千零五十四頁替一種如想法和無所作為的政策洗刷的文件，這種政策的收效處只是把亞洲置於被蘇聯征服的危機之下，蘇聯的征服終將威脅到世界的和平和我們自己的國家安全。艾奇遜先生也參加了那個末日合唱隊，這種歌唱現在已唱了幾年了，給中國政府唱出一曲哀悼歌。唯一不合拍的音節是中華民國拒絕死去……」

中國仍沒有屈服。中國政府現在在國內所控制的區域仍大於和日本作戰第一年後所控制的土地。中國軍隊最欠缺的是武器，而國務院却危險地建議不要將武器給予中國軍隊。中國政府軍由於國務院這種短視的政策而得不到武器和配備。另一方面，共軍却擁有大量武器作戰。大多數武器——如同白皮書所指出——都是日軍繳給蘇軍的。然而白皮書却沒有提到。

報告指出共軍所使用的一些美製武器，是從美國戰時給蘇聯一百一十億元租借物資項下移交給他們的。為了宣傳的目的，共產黨人說：這些全是從中國政府軍手中奪得的。白皮書說中國失去從美國運到的大量軍器，它沒有說中國遭受到美國軍援的禁運：當馬歇爾元帥在中國擔任調人時，他可以將壓力加諸國民政府而不能加於共黨，因為國民政府依靠美國供給軍器彈藥，共產黨則

可從蘇聯得到大量日軍所繳軍器的供應。馬帥沒有能在中國促成建立一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後，他指責雙方，但只對中國政府加以不使它再得到軍事供應物資的打擊。馬帥在衆院外委會發言說，他個人對於運華軍用物資加以禁運的處置。

馬歇爾元帥的個人禁運實施期間，幾乎達一年之久，直到一九四七年夏T-33步槍彈藥方獲准賣給中國，中國政府得到一億三千萬發彈藥，這在兩年前已經定貨了。這批彈藥是專給所謂「蔣委員長步槍」製造的，別處買不到。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通過援華法案，值得一提的甚至到那時首批運貨——只有六百噸彈藥和供應品——直到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方運到中國。在這項撥款（一九四八年援華法）下交出的武器和軍火，費用並不是由美國軍方負擔，而很多是以一種遠為高出的補充價格售出的。四分之三經中國政府要求交給美國軍方，讓美國軍方可以給中國負責督辦購事宜。這批購貨中不到百分之二十由中國方面人員處理。

美國普遍認為中國已從美國得到幾十億元戰後軍事援助。國務院的數字加到九億六千二百萬元的數額。但其中包括解除日軍武裝並遣送日軍的役務費用三億元。中國政府提出她所得到的重要武器和彈藥的價值只有一億一千萬元，並有文件可以佐證。

白皮書中提到的全部協助款額，可說是

一種與事實不符的天文數字，竟達一十五億九千六百萬元。但其中却包括了純非軍事的人經合總署援助和聯總的贈予四億七千四百萬元。聯總的付給不僅是非軍事的，而且是公平分配給政府和共黨控制的區域，共黨控制的區域主要是產糧區，共黨的需要大部份是衣料和醫藥供應，運往該區的這一類物品共達五萬二千噸。

一般人有一種印象，認為大量供應品都包括在這一一次購貨中。杜魯門總統本人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曾說過：「中國以外的飛機，一切不廢除的作戰物資，和固定的設備，都不在內。因此，可以用以進行內戰的武器都不能因這個協定而獲得」。白皮書第一百八十頁提到馬歇爾元帥曾向共黨保證說：剩餘物資中沒有作戰用品。

據悉：由於在所存物資被拋棄的區域中的熱帶氣候，其中大部份已經毀損，不過程度上有不同。舉例說：在售賣協定中，一輪「軍車」被解釋為一輛車輛，「零件有百分之二十以下遺失」。全部「太平洋剩餘物資」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各種車輛。

中國共黨危機並不只是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白皮書却顯然那樣認定，如果中國完全陷於共黨的手中，則其意義，就等於全亞洲向民主政治的進步的最後結束。毛澤東氏已經宣佈他願意在蘇聯的旗幟下，參加世界革命。……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曾不惜消耗血汗和金錢，來保護中國的完整，如果中

國在那個時候，對於美國的安全與和平極為重要，則我們似乎無任何理由可以說明為何中國現在已減少重要性。

比白皮書企圖辯護美國過去政策錯誤更壞的事，是它明白的表示，國務院已經發現了延續這種錯誤的新藉口，……雅爾達協定成了對中國的出賣。事實上，這個協定是將既不屬於英國也不屬於美國的領土作了交易。這個協定背棄了十四個月以前簽訂的開羅宣言。這個協定破壞了中國政府二十年來的反共奮鬥，使中國人民的八年戰爭和窮苦，變得毫無意義。現在大家一致認為在雅爾達簽訂的這個悲慘而不榮譽的協定，是中國現在紊亂的根源。

白皮書本身提到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在莫斯科時，向賀浦金斯提出的種種保證，史達林保證不變更東北或中國其他部份領土的主權，承認蔣總裁是統一中國的唯一合格領袖，共黨領袖則不能勝任，他將歡迎中國文職人員參加東北行政工作。這些都是保證，但是這祇有強調出史達林可以被勒索參加民主合作的荒謬信念。此後雅爾達和國務院的亞洲政策就反應出一種信念，即戰後的和平繫於兩個互相衝突的思想的合作，因此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馬歇爾的代表團是雅爾達協定的後果，它是基於一個假定，即共黨是可以和解的，美蘇在華的摩擦可以消除。馬歇爾代表團宣佈它的目的在促成一個聯合政府，他們會實

際參加各種談判，並力迫中國政府簽訂幾項協議。他們所未宣佈的是，他們曾經提出威脅，如果中國政府拒絕根據馬歇爾的條件解決一切，他們就將撤銷美國的支持——正如他後來所作的一樣。中國問題未能解決，因此當中國政府後來在一九四五年和進出口銀行接洽申請復員需要的貸款時，就受到了打擊。白皮書說：對於這些要求並未採取行動，而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全國顧問委員會却遵照馬歇爾的建議決定實行一個財政援華的大計劃，必須等待中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有了滿意的發展而後可，因此馬歇爾就能夠利用復員經費作為一個槓桿來完成他強迫中國政府接納共產黨的政治目的。……

國務院提到政府軍隊的損失。共黨自己在七月十九日承認死傷了一百四十三萬數千人，他們將很難被指責是誇大這個統計數字。白皮書並未提到共產黨的損失。……

很久以前，我們在美國的許多人就感覺到共產主義的威脅，蔣總裁正在和他奮鬥。蔣氏的信念和策略曾遭受抨擊，但是他並未動搖，他並未在各種重大困難之前低頭，當外國壓迫他向共產主義屈服時，他寧願引退。中國不應當受責難而應受鼓勵，因為他有遠見，成了反共黨侵略戰場上的第一個國家，同時經過二十年的艱苦，仍能繼續奮鬥。中國很多地方仍然未受共軍蹂躪，鑒於各種不安的發展，我們認為這是杜魯門總統制定一個確實援助中國自由區域的明快政策

，並繼續和各鄰國為共同保衛而合作的時候了，這個時機漸漸的就要變得遲了。

### 李遁國外 蔣公復職

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立法院第四會期仍在廣州集會，十月六日我與若干同人由台飛穗出席。然前方戰局告緊，東南半壁岌岌可危。七日我與彭醇士、寶子進等同訪薛伯陵主席，彼即告我等曰：「最近局勢不穩，廣州已在敵軍威脅之下，兄等如無特別重要任務，不如即先赴港，以資臨時倉皇，難覓機位。」因此，我等遵其勸告，於次日飛港。抵港後，閱報悉衡陽韶關均已先後失守，廣州亦危。迄十月十三日，我軍又已撤離廣州。政府機構除前已遷往重慶者外，餘均移往台灣，大陸淪陷，已成無可避免之局，人心惶惶，全國震動。

十一月九日，由香港飛出之中航飛機九架，中央兩架，均未到目的地，僅九架到達昆明，其餘投往共區矣。予原擬於昨日飛港轉渝，幸未成行，否則，將進退維谷也。我在香港時，曾往訪孫哲生、劉季生等，至同月十九日直飛台北。

李宗仁見大局難保，而又不肯飛往台灣，乃於十一月二十日，由南寧飛至香港，雖經國人呼籲返台，終不置理，竟撒手於十二月五日，由港飛往美國，七日到達紐約，稱病不出。李宗仁本沐猴而冠者，倘李宗仁於取得代總統後，而能洞察共黨之陰謀，不過藉和談之名以瓦解我方之民心士氣，則雖一面與共黨虛與委蛇，進行和談，而一面仍加緊作戰到底之準備，尤其致力於長江

以南之防務，則和談一旦決裂，而迅作背城借一之計，則我仍可固守長江以南與西南半壁江山，豈至一敗塗地，無法收拾哉？然李宗仁愚而好自用，只知醉心和談，同時又排斥異己，使黨內離心，軍民喪氣，而我數十百萬軍隊皆棄甲曳兵而走，諺所謂風掃殘葉，雨捲殘雲者，正不啻為大陸淪陷時之寫照。

我前在記國民大會競選副總統一幕時，曾謂李宗仁之僥倖當選與孫哲生之不幸失敗，乃係有關我國命運之大事，至是已可印證。蓋李宗仁之當選為副總統，雖當初未必有取而代之之野心，然一至徐蚌會戰，因敵軍壓境，而共黨倡言和談必須以 蔣總統下野為先決條件，故李宗仁得以和談之名迫使蔣總統下野，取得代總統之地位，有代總統之地位更欲鞏固其地位，故不但欲速求和談目的之實現，且汲汲於清除異己，以建立其政治基礎。殊不知共產黨自始即無和談誠心，由其所提八項條件觀之，即知其非完全消滅國民黨勢力斷難罷休，李宗仁又焉能例外？顧李宗仁當然不知，卒致陷國事於不可為。倘係孫哲生當選為副總統，則形勢必大異於是。此非謂孫哲生必能有奇蹟出現，然而孫哲生決不至藉和談之名以逼 蔣總統下野，則斷然可知，倘 蔣總統不下野，則斷不至因和談而廢弛作戰之計劃，而民心士氣亦必不至於全盤崩潰，又可斷言。由此可見李宗仁之當選副總統，豈非與我國之命運有重大關係耶？

十一月初，蔣總裁在草山設立總裁辦公室，主持大計，同月十三日下午，蔣總裁假草山第二

賓館召見二十餘國民黨立法委員，舉行茶會，我亦應邀與會，當時我與同仁皆直言忠告，蔣總裁表示當奮圖到底，並盼同志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同仁又主張總裁早日復職總統，以便名正言順，領導全國軍民，共同努力復興大業。次日蔣公即飛重慶，以期親自鼓勵作戰將士之勇氣。

不意蔣公抵渝後，李宗仁即稱病飛往香港，隨行發表聲明，謂已將總統職權交行政院院長閻錫山代行云云，實則李之用意無非欲抵制蔣公之復職。

而在此時尚有一事不能不附記者，即胡適等在美有發起組織所謂「自由中國黨」之企圖也。國內外如蔣廷黻、傅斯年等亦和之，甚至美國人士亦對胡氏此舉有所微意，蓋美國人士對我政府素具不滿之心，頗望有第三方面力量之成長，胡既非國民黨，而又為反共之自由份子，故以為足為新興之一種勢力，意欲扶持以建立新的政治領導權，正如二次大戰時之於韓國李承晚也。然豈知中國固非南韓，美國豈能如擄如取哉？因此，胡氏雖有此意圖，而卒亦知難而退，於是所謂自由中國黨者，遂不得不為曇花一現而已。

顧李宗仁滯港不敢回台，而大陸戰爭如洪流衝瀉不可收拾，於是竟於十二月五日逕飛美國就醫，行前復謂將於一個月內回國。然在渝立委五十餘人首先通電請蔣公復職，而在台立委與監察委員亦通電響應。至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蔣總統乃發表文告，正式復職。同日，閻錫山辭職，蔣總統以陳誠為行政院長。於是人心為之大振，中華民國政府乃在台澎金馬重建反攻復國之基等



自行政院改組後，政府機構大為精簡，於是  
我乃正式提議修正立法院組織法以適應之。同時  
對於各委員會之組織，修正為每一委員以參加一  
個委員會為限，至於召集委員修正為以選舉方式  
代替抽籤之辦法，以符民主政治之常軌。此案於  
三月十四日，經三讀通過，至今仍依本修正案施  
行。

### 韓戰改變整個形勢

中國大陸之淪陷雖由於內政不修，而國際上  
之外鑠因素亦復甚大。當我政府撤退來台之始，  
美國幾有即行承認中共偽政權之意，祇以瀋陽總  
領事之被捕而告擱淺。憶美國國務院曾正式發表  
聲明，謂美國在太平洋之防線，係由阿拉斯加起  
，沿阿留申羣島、日本羣島、琉球羣島而至菲律  
賓羣島。此項聲明之作用，在故意將南韓與台澎  
別除於其防線之外，而對中共表示其無意干涉中  
國內部問題。

美國此項聲明雖在避免引起與中共之糾紛，  
而不意乃引起蘇俄覬覦南韓之野心。蓋史達林見  
美國既劃除南韓於防線之外，則本之人棄我取之  
原則，自不致引起嚴重問題。因此，史達林囑使  
北韓共黨於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  
日，突然以大軍向北緯三十八度線攻入南韓，以  
為在一星期之內即可佔領整個南韓而統一一之。韓  
戰發生後，美總統杜魯門則立刻下令美國軍隊參  
加戰爭，並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以聯合國  
軍隊名義行之。

韓戰之爆發與延長，可謂由於美、蘇雙方對

他方估計之錯誤。史達林以為美國真欲捨棄南韓  
，故採取閃電戰以佔領南韓，杜魯門則以為蘇俄  
有意以南韓為跳板，發動對日本之大戰，故不惜  
以全力援助南韓，同時亦擬引導蘇俄投入韓戰，  
俾得迎頭而痛擊之。而實則雙方皆估計過當，以  
致造成一場大戰。

韓戰雖係出於估計錯誤，但此一錯誤之影響  
，則使整個形勢為之改觀。顧此種錯誤亦非出於  
偶然，而實由另一更大之國際錯誤引申而來。所  
謂另一大錯誤者，質言之，即一九四五年之雅爾  
達密約是已。蓋有雅爾達密約而後造成南北韓國  
之分裂，而尤要者厥為中國大陸因之而淪陷，凡  
此皆引發韓戰之重大原因也。

然韓戰既啓，蘇俄見美國全力參戰，遂如烏  
龜縮頭，而囑使中共志願軍投入韓戰，使韓戰大  
為變質。美國見蘇俄臨陣逃脫，不能對主要敵人  
作戰，故力圖韓戰局部化，但求能恢復北緯三十  
八度之固有防線為最高目的，結果使數年之苦鬥  
，不過與敵人打成平手，不但未能予共軍以致命  
之打擊，爾後反引起越南十餘年之大戰，其為不  
智，蓋可知之。

當時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會力主以大軍  
攻過鴨綠江，直搗東北，同時由我軍反攻大陸，  
南北夾攻，使新立之偽政權腹背受敵，其崩潰可  
翹首而待。不意杜魯門以其未先獲得批准而自作  
主張，一怒而將麥帥免職，致使其遠大計劃化為  
烏有。杜魯門敢作敢為，其毅然參加韓戰，誠不  
失為其偉大政績之表現，而其貿然免除麥帥之職  
，則不能不謂為無可饒恕之失策。

然而不論美國對韓戰之戰略如何失策，其對  
外政策則因韓戰而生重大之改變。在韓戰以前，  
美國顯有放棄亞洲之傾向，今則開始將其昔運用  
於西歐之防堵政策，逐漸移至亞洲方面。尤其美  
國對華政策亦有新的轉變，例如以第七艦隊巡邏  
台灣海峽，以軍經援助我國，使我軍民上下獲得  
新機，致力於生聚教訓，重振革命精神，建設台  
澎金馬為反攻復國之堡壘。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部改造委員會全體合影，左起第二為作者。